凡人忧思 苏小鹏

那帧被撕毁的画卷

多少个午夜梦回！依稀荡舟在那片浓绿
、婆娑摇曳的十里芦荡，仿佛嗅得河岸野
芳香，隐约听得玩伴们溪中捉鱼时的嬉
乡村女子甜美的歌唱，仿若触及碧波盈
顾盼和水草柔曼的牵缠……

多少个午夜梦回！我沉醉地依偎在故乡
河旁！

许是因了这条小河，儿时的乡村虽清苦，
乏乐趣。夏日里，我和玩伴们拎了竹篮，
镰刀，待打完满篮的猪草，晾晒在河滩
便迫不及待地跳进清可见底的河里捉鱼、
、打水仗，或是在芦苇荡里捉迷藏。被烈
晒的河水，温温地、热热地、缓缓地从小
过，赤裸的双脚踩在柔软绵长的水草上，
的、软软的，很是惬意！

深秋，河两岸摇曳着满目洁白的芦花。我们隐藏在芦荡深处，学着电影里游击队员的样子，玩打鬼子的游戏。玩累了，便坐下来将细白柔韧的芦杆剥成篾，编成精致灵巧的风葫芦，嘟起小嘴将洁白轻盈的芦花吹得袅袅娜娜，飞飞扬扬。

冬日里，浅水处结了厚厚一层冰。这样寒冷的天气也无法将我们圈在家里，只要不上学，这里便成了孩童的乐园。我们乐此不疲地在冰面上划行着，像几只欢快翩飞的小鸟，为寂寥萧瑟的冬日增添了几许生机和活力。

然而，我们最最喜欢的还是春天。

春来时，微风最先吹绿的便是小河两岸。柳丝由嫩黄转为翠绿，芦苇也发了芽，抽着节，一天一个样地疯长。河岸的绿草间缀着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淡淡的芳香弥漫在风中，令人眩目，让人沉醉！

沉寂了一个冬季的河水，像刚刚睡醒的少女，慵懒地伸伸胳膊，踢踢腿，旋即便活跃起来，在浓绿、馨香的包围中显得更加妩媚和俏皮……

多少年来，这帧绝美的画卷，时时在我脑海中展现，且久久萦绕于我的梦中，不肯散去！

那年，终难解思乡之苦，重归故里，欲再睹她的芳容。当我满怀一腔热望接近她的时候，呈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条吐着白沫，呈酱红色呜咽哭泣的污水河。青青的芦荡和柔美的柳林了无踪迹，鱼鳖虾蟹更是荡然无存，河岸平整肥沃的稻田，也让掏沙者们挖得沟壑纵横，狼藉不堪！代之而来的是林立的厂房和狼烟四起的烟囱，还有冒着热气汩汩排放的污水。面对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一阵阵刺痛和悲凉！

正是因了这条河，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才会成为闻名全国的“造纸第一镇”。造纸业的迅猛发展无疑带动了一方经济的繁荣，个别人也获取了不菲的经济利益。他们在疯狂利用和索取资源的同时，何曾想到过，其实他们破坏的是后代子孙的生活环境。望着这呜呜咽咽的污水河，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转眼几年过去了，环境污染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自上而下都在下大力气进行治理整顿。与此同时，我也在渴盼着那条让我魂牵梦绕的小河能够恢复往日的清澈，在我下次回故乡时，儿时那幅绝美的画卷能再次展现在我的面前。

宏达杯文学作品征文

铝城诗行 张 凡

党旗下的稚语

在党史馆的大厅里，
悬挂着鲜红的党旗。
党旗上
交织着镰刀和锤子。
党旗下
伫立着一老一少，
老的是已经退休的爷爷，
少的是刚上幼儿园的孙子。
爷爷讲：
“镰刀代表农民，
锤子代表工人阶级。
他们手挽手团结在一起，
永远是好兄弟！”
“爷爷，镰刀和锤子会生锈吗？”
孙子眨着大眼睛问了一句。
这句话天真无邪，
这句话童言无欺，
这句话问者无心，
这句话听者有意，
乍一听颇似禅语，
细品味发人深思……
这句稚嫩的问话，
让爷爷心灵震颤，两眼潮湿，
他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
十分动情地说：“好孩子，
这镰刀和锤子，
永远不会锈蚀！
因为有我们这代人的忠诚维护，
还有你们后代人的智慧接力，
更重要的一点你要牢记：
因为他们是特殊材料铸就的！”

灯下漫笔 李庆新

童年的记忆

有些事情，发生在几天前就已经模糊不清了；有些事情，二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却清晰依然。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同学们都陆续开始使用钢笔了。可能是年龄小的原因，不是今天这个、就是明天那个同学钢笔没有墨水了。相互之间借来借去也多有不便，如果让每个同学都带一瓶放到教室也不现实：当时经济状况都还拮据，虽然钱不多，也是一笔开支啊！怎么办？

有一天，教室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多了一个纸箱，并且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这个纸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老师的倡议下，班上同学有了废纸都扔到纸箱里。有的同学在教室外面见到了废纸，也都主动拣起来扔进纸箱里去。这样，每到周末，就能攒一纸箱子废纸。

记不清是班主任的安排，还是本人毛遂自荐，每到周六下午放学后，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多了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是把这箱废纸抬到废品收购站。这是一件苦差事，从学校回家路过废品收购站，两个人抬着纸箱子一路走下来，对于小学生来说，经常是气喘吁吁……

班主任就以这笔卖废品的钱作为基金，定期给教室里买一瓶“天安门”牌子的蓝黑钢笔水，放在讲台上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招可解决了不少同学的难题，教室里从此也干净了不少，可谓一举多得。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了这个行列，自己也从中找到了某种成就感，干起来也就理直气壮了。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当年卖废纸买钢笔水的传统，不知道如今母校的小师弟师妹是否传承了下来。寒来暑往，自己的孩子也上小学了，看着他们衣食无忧、宠爱有加的童年，真不知该为他们欢喜还是为他们忧。轻而易举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种幸福感和成就感，我想肯定会淡之又淡。

现在都在强调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想自己当年的实践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

争 锋 晏飞 摄影

文化高速路

▲为迎接“弘扬主旋律，永葆先
性”党员干部歌咏会，近期，氧化铝
厂八车间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进
排练。 （王丽娜）

▲为丰富广大员工的业余生活，
月 16 日至 17 日，水电厂供电车间
织车间工会积极分子、党员和班组
以上管理人员共五十余人分两批到荥阳市丁店水库举行了钓鱼活动。 （韦笑玲）

▲6 月 14 日，长城铝技校“五四”活力杯篮球赛经过 1 个月的紧张激烈的角逐圆满结束。 （王建军）

▲近日，水电厂积极组队参加“氧化铝杯”篮球赛。 （陈文峥）

▲为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不断塑造和谐的校园文化，近日，长城铝技校工会组织职工举行了篮球比赛。 （杜新立）

馨香一束 肖 岚

吾家有儿已长大

不经意间，小子已窜成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小伙儿。可在当妈的眼里，小子还是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其实，小子早已长大，只是在我的潜意识里不愿意承认罢了。

那是两年前了，大概是小子刚刚工作时遇到了难题，我们在一起探讨。我凭自己多年的阅历侃侃而谈，小子则不声不响。听完后，他才告诉我，他已经这样做了；又说，他是怎样想的。我发现，小子的想法和做法比我还要成熟。如此几次，我才感悟到：哦，小子已长大了。

记得那年，小子刚从部队转业，我带他一起去西藏旅游。一路上，他不但不要我照顾，反倒一路帮我背行囊打开水……出力的、操心的事儿，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那年他交了女朋友。在我心里还是个孩子的小子，有一天突然领着一个女孩子让我认识。我一时真的难以接受：“小孩子这么小怎么就谈恋爱？”“妈妈，我都二十多了呀……”

再以后，小子自顾自地忙着：工作学习恋爱生活，把自己打点得井井有条。而我依然是把他当成小孩子，时不时地教育一番。

去年，小子被单位选送到外地进修。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电话里小子说在学校怎样怎样好，一再拒绝我去送他，可我就是不放心。不亲眼看看心里不踏实。

二十几个小时的行程赶到后，小子接站找宾馆安排吃饭一路紧忙乎。看着他高高兴兴忙来忙去的小样儿，我心里又是欣慰又是心疼，心想，这哪儿是看儿子，简直是给儿子找麻烦来了……

吾家有儿已长大，吾儿长大娘不愁。可那分牵挂依然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有时，我想对儿子说：“小子，你有这样麻烦又唠叨的老妈，只当是你的‘福气’吧！”

心灵细语 宋晓宾

常回家看看

偶然的一次机会，与昔日好友相聚。多年不见，我们聊得
是开心。好友感慨道：“唉！自结婚生子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
了，每次回家我都发现妈妈比原来衰老了许多……”听她这
说，我不禁心生惭愧！。平时我回家也少，更不曾留意父母是
变老。“你妈今年多大岁数了？”好友关切地问。我一时哑然。
啊，我妈多大年龄了，五十一？哦，好像不是。好友不经意的
问，让我倍感愧疚。自己现在亦为人母，深深懂得作为母亲的
辛和不易，本想参加工作后好好孝敬父母，可现在连父母的
况都不大清楚……

母亲属于典型的家庭妇女，一切以丈夫孩子为中心。我
小的时候，爸爸工作在外地，家里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支
着。那时，家庭条件不是太好，而母亲性格又要强。过年时，为
让我们穿上新衣服，她常常熬夜到天亮。

参加工作后，由于不在父母身边，每周我会例行公事似
往家里打电话报一下平安。有时忙起来忘了，母亲便会焦急
把电话打过来：“宾，在家呢！还好吧？”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便
有一丝羞愧。自己这么大了，还让父母挂牵……

父母对子女总有操不完的心。从生下他们的那天起，就
把屎一把尿地把他们拉扯到上学。孩子的十年苦读，也将父
折腾得脱了一层皮。苦等苦盼，孩子学业结束，本想能轻松
些，可孩子工作的事还没着落。好不容易将工作安顿好，却又
了成家的年龄，又要考虑他们的婚嫁。待子女一个个成家立
有了孩子，做父母的还要为他们带孩子。而我们却像一只只
鸟，长大了，翅膀硬了，就飞离温暖的老窝。之后，便开始自己
生活，很少考虑到父母怎样。

朋友的话让我突然警醒，：父母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他们
没有多少岁月可以挥霍。我想提醒每一个做子女的人：趁父
还健在，让我们抽出一些时间，带着孩子和爱人常回家看看。
我们用心来回报父母的爱，不要让我们的人生留下无法弥补
遗憾。

金好来购物广场
G-HOLLY SHOPPING PLAZA
热力无限 感恩 年中庆
6.22 ▶ 7.3
团大购宗
团购电话：13683823801
热力无限 好运相伴
掷骰子 赢大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666
满98送18元
送68元券

小报头1.TIF
not exist!

文化高速路